

江巷

俗世

A12

记忆中的山巷

■文/旧痕

记忆中的山巷长不过200米，宽不足4米，石块路两边是住家店铺。

“山巷菜场”其实算不上菜市场，只是有一段路面每天会有农民在那卖菜。苋菜、青菜、韭菜，西红柿、绿豆芽、南瓜，新鲜便宜，买菜的多是附近居民，拣拣挑挑讨价还价。那时，没有菜贩子一说，卖菜的是农民，卖的也多是自家田里的出产，当然也不用担心农药、催红素。

“山巷菜场”也是有铺面的，是一个不足3平方米的带鱼铺，不过生意并不如何，4毛钱一斤的带鱼并没有太多人去买。

后来，农民取消了自留地，没了卖菜的农民，“山巷菜场”倒是变成了国营菜场。两个门面一个办公室，青菜、萝卜、大白菜，茄子、菜瓜和冬瓜，菜品不多且不太新鲜，大白菜虽然只卖4分钱一斤，但撕掉外面的菜帮只有菜心部分能吃。叶菜不仅不新鲜，而且黄叶子多，一筐筐四五十斤的青菜常常卖不了烂在那里，或是扔得满菜市场都是。菜市场偶尔也会卖点慈姑和水芹菜，但老百姓是买不着的，菜市场里的工作人员还不够分呢。

好在，山巷的街头巷尾常有农民偷偷来卖菜，大家也不吱声，你悄悄卖，我悄悄买，很快

就卖完了。

有菜市场就有肉店和豆腐杂食店。山巷肉店凭票供应猪肉、猪肝等。豆腐店凭票供应干子、百叶、豆腐。因是凭票计划供应，去迟了就没有了，因此常有人凌晨一、两点赶去排队。冬天，有人怕冷，就在地上放上个坏篮子或砖头什么的代为排队，自己则回家睡觉。

山巷中间曾有个较大的杂货店，常年经营小到火柴大到粮食等上百样商品，卖得最多的当属白砂糖、老红糖、大盐和白酒洋河大曲。杂货店凭票供应香烟，有国产大铁桥香烟，也有进口的香港利华牌香烟和阿尔巴尼亚香烟，价格在1毛4分到2毛3分不等。香烟和鞭炮一样，可拆零出售。这里虽然也卖酱油和香醋，但人们宁可多走几步到不远的恒顺门市部，心理上总觉得那里味道更醇。除此以外，这里还卖学生用的铅笔、方格本和橡皮。后来甚至还卖过汽水和咖啡。由于经营得法，风风火火几十年，从计划经济红火到了改革开放，直到最后拆迁。

虽然山巷杂货店也卖粮食，但山巷内还是有一个正规的粮店，常年供应中米大米干面油菜油。那时候粮和油是按计划供应的，油每人每月4两，逢年过

节加2两；米女性每月25斤，男性28斤，学生31斤，想多买是不成的，因此粮店最忙的就是月底月头的时候。粮店还供应白砂糖、干子、豆腐，猪心、猪肝、猪油和鸡蛋，当然，也都是凭票的。

直到市场经济，粮店才终于敞开供应。江苏大米、东北大米、泰国大米，想吃什么吃什么，想买多少买多少。糖烟酒副食品更是随便挑。不过，条件好了，问题也来了。以前吃不饱生病，现在吃多了也生病，不仅忙着减肥，还要做健康餐。于是各种粗粮又在粮店热销起来。

忙完了肚皮，也要忙点精神食粮。山巷中间曾有个小人书摊。两个一人高的书架，靠着墙对开，1到2分钱，就可以看上半天。天仙配、黛玉葬花、梁山伯与祝英台、水漫金山寺、武松打虎、桃园三结义、红色娘子军、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流浪者……古今中外全都有，看书的有大人也有小孩，摊主还会提供几个小板凳。那时候为了养家糊口的摊主，后来听说在西津渡开了店，出售古董书画连环画。也算是把生意做大了吧。

饱了肚子和脑子，就要讲点形象。山巷有理发店和鞋铺。大

东理发店手艺不错，服务周到，价格也实惠。经营了几十年，一直到山巷拆迁。山巷头上的鞋铺子就比不上了。最初经营手工棉鞋布鞋，一家人倒也勉强养家糊口。许是大西路已不再是商业中心的缘故吧，鞋店后来卖解放鞋、塑料鞋、运动鞋、皮鞋、休闲鞋，品种越换越多，生意却日益冷落。最后只好将门面出售给人家开杂货店。

山巷也有过煤球店，不过最广为人知的当属山巷的老虎灶。那时居民多用煤球煮饭，为了节省依旧是凭票供应的煤球，人们会去老虎灶打开水。这个老虎灶直到人们普遍用上了管道煤气和电饭锅还依然顽强地存在着。不过，那时候更多的是人们到这里来怀念当年。

拆迁后的山巷造了马路建了广场，记忆中的山巷则成为人们永久而美好的记忆。



棒槌

■文/蒋裕清

父母亲曾经居住的老屋，如今已成了弟弟家的柴房。屋内堆满了各种柴草，杂乱不堪。在老屋的一个墙角，我发现了一根棒槌。

这根棒槌是母亲的嫁妆之一，当时周身红漆。儿时我曾用它当过玩具，撵过鸡打过狗。那时它身上虽已有一些麻点斑驳，但整体面貌尚未有太多改观，仍然红光满面、圆润光滑。一尺八九寸长，半寸来厚，把手处是恰到好处的弧形；上端有一个小孔，内穿一根细红布条，方便用过以后挂起来晾干。如今，它全身苍白，形体枯槁，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七十多个春夏秋冬，饱经沧桑的它身材短了，厚度薄了，周身是细丝状的凹痕，像一片发了白的粽叶。只有那个小孔仿佛一只昏花的老眼，带着几分哀伤的眼神……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上小学三年级时，村里开始由互助组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时，队长出工的哨声即响彻宁静的乡村。为减轻大人的负担，全家烧早饭洗衣服的任务便由我承担。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与这根棒槌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那个年代，农家洗衣服只有洗新衣或浅色衣物时才用上一块肥皂，平时大都只是用清水浸泡一会儿，再到池塘的码头上用棒槌捶打几下，漂洗拧干即成。为此，清晨的码头就成了我和同伴的游乐场。棒槌“啪啪”的击打

声，淘汰时“哗哗”的水声，拧衣服的“叮咚”声构成了一曲乡间交响乐，直到我们一个个长大走出村庄……棒槌声声，催熟了一个个懵懂的农家少年。

同样，也是这根老棒槌，没有文化一生务农的老母亲无数次地为我们洗衣涤被，含辛茹苦把我们四个子女养大。记得幼时，常常是我们正起床，母亲已把洗好的一盆衣物端回家，在“三点架”架起的竹竿上晾晒。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被啪啪的棒槌声从梦中叫醒的。由于常年劳累，母亲的一双手粗糙无比。后来又染上了鹅掌风，每年一到秋天便满手开裂、鲜血直流，可她总是默不作声，从未叫过一声痛。我们有了小孩后，她又继续用这根棒槌天天洗着没完没了的尿布和婴儿的衣物。

1997年元旦，母亲突然中风卧床，再也未能站立起来。于是，年逾古稀的父亲接过了棒槌，承担起照顾母亲的重担和全部家务。母亲去世后，父亲一人独居，这根棒槌又陪伴了父亲七年有余。每年寒冬，父亲的手背都会冻得通红肿得老高，像一个熟透了的柿子。

老旧的棒槌斜倚着墙壁，把手朝上。算起来，它在此已默默站立九年之久。我走过去拿起它，轻轻抚摸着它苍老的身躯，思绪喷涌，感慨万千……



买鞋

■文/张秋琴

同事是一个三岁孩子的90后妈妈。不久前，逛街时看中了一双品牌凉鞋，试穿后又放下了，觉得价格有点高。回家后，老公为给媳妇一个惊喜，悄悄到八佰伴给她买下了这双鞋。

喜出望外的同事穿上凉鞋，给正在做饭的婆婆看看。“好好看看”，“年轻时就该好好打扮，老了就穿不了这么漂亮了”，婆婆一边说，一边张罗着一桌饭菜。同事突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第二天，同事带着女儿到八佰伴给婆婆也买了一双品牌凉鞋。孩子将新鞋子捧着，奶声奶气地说：“奶奶，你快试试，你穿了肯定好看”时，同事说，她看到婆婆低下了头，眼眶有点红。

事后，同事对我说起这件事，她说：老公是婆婆的独子，平时婆婆悉心照料一家三口，如果看到儿子心里只惦记媳妇，难免会失落。一个家想要相处融洽，作为媳妇也一定有些情商是不能少的。